

贯彻十九大精神  
抒写新时代华章

## 写作新时代的新史诗

近几年来,我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作为自己的指导:写现实题材,写时代之变,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写现世里的沧海桑田。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的文学诉求乃至美学追求也变得越发清晰,归根结底还是希望能够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既“贴着人物写”,又能发现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勾连关系,从而以具体人物入手,讲出专属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故事。我参与编辑的《当代》杂志也是一本坚持现实主义立场的文学期刊,它的办刊宗旨就是“文学记录中国”。上述观念都是前辈们反复强调过的,甚而在有些语境下稍显陈旧,但我本人似乎并没有因为文学方面的创新愿望而心虚、焦虑过,这想必是因为我信任自己所处的国家和所处的时代。我相信,当下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巨变,是能够为自己这种风格的写作提供无穷无尽的宝贵资源的。比起内涵之新,形式之新已经是末技,比起文学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文学内部的种种流变也仅仅是它的“内部问题”。

然而写作能力有限,思考能力也有限,在写作中真触及到与宏观社会、历史相关的大问题时,又总会感到力不逮。我想,这还是由于阅历和学习的不足,使得我对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缺乏总体性的把握。何为中国?何为当下中国?在世界中的中国何为?当下的中国人又当何为?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作为现实题材写作的终极问题出现,然而作家的长处在于敏感,他们能把生活中鲜活的细节呈现出来,但他们却往往沉溺在细节之中,从而丧失了把握总体时代的能力,时而流于偏激,时而流于矫情,时而又很不负责任地用自己的情绪和想想要替读者一叶障目。如何在写作中完整、客观地呈现、认识所处的那个中国,这对于任何时代的中国作家而言,都是永恒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似乎又注定无法从文学内部找到答案。能否获得对时代的宏观、高屋建瓴的认识,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代人在文学写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我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于我们这代作家而言,有着格外突出的启迪和指导意义。首先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尤其是近些年,也许有朋友已经意识到,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奋斗,中国社会的变化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节点,中国人所处的社会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也与以往有了重大不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相当于把那些人人心中而人笔下无的客观感受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表述了出来。以此作为参照反观新时期文学的那些经典作品无不是作家对自己所处、所经历的时代做出的鲜活并且鲜明的记录,那么新的时代又将如何讲述,新的时代又将催生怎样一种新的文学,这是摆在每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前者的优秀作品提供了文学范式,而书写时代只能由对时代最有感知力的一群人来共同完成。另一个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的中国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国人为了追求美好生活所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以及饱尝的艰辛,其实与中国人在过往历史中所做的任何一次抗争和奋斗同样可歌可泣。这样一部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史诗摆在面前,我们是否能够写好它,不辜负它?是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胆识不够而眼前有景道不得,还是因为自己已经脱离了生活而放任自流地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我想这也是摆在每一个正在写作的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从我自己而言,我愿意做一个生活中的作家而非书斋里的作家,愿意做一个替别人发声而非自说自话的作家,更愿意让自己的写作与中国的现实发生紧密的联系,但又知道这个过程中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更知道必须不断与同仁们共勉、互相促进,乃至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自省,才能让自己在这条写作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讲,砥砺前行确实不是一句套话。

最后还是想与大家分享沈从文先生的一个说法。他把文学分成“思字出发”和“信字起步”两种,做出这样的区分,想必也与他当时所处的特殊时期与特殊境遇有关。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的人,或许可以从更新的角度来理解思与信的关系。相信数以亿计的普通的中国人正在把一个泱泱大国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信的基础;而在一个纷繁多变的时代保持清晰的观察与客观的心态,这是思的前提。惟有深思才能真信,心里有信才不至于空想,我愿意对当下的中国,当下的时代同时保持着思与信的精神。

## 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本报讯 2017年12月29日,福建省作家协会创作基地揭牌仪式暨闽南百年新诗座谈会在福建漳浦县天读民居书院举行。据介绍,天读民居书院是当地的“书香之家”,有着丰富的藏书,平时积极联系基层写作者,通过阅读、写作等方面交流提升大家的写作水准。书院同时邀请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作为学术指导单位。叶延滨、陈毅达、刘登翰、陈仲义、道辉、何言宏、阳子、林秀美等60余位诗人、评论家参加活动。

在座谈会上,大家谈到,闽南有着良好的诗歌传统和氛围,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杨骚、蔡其矫、舒婷等诗人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闽南诗歌创作非常活跃,厦门诗群、晋江诗群、惠安诗群、漳州诗群等诗歌群体,在创作上各具特色。闽南有着独特的文化和语言,闽南诗人应该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写出既富有地域特色又体现普遍人性的优秀篇章。希望在群体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闽南诗歌创作能够出现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黄尚恩)

## 抵达现实的路径不止一条

本报讯(记者 王觅) 2017年12月17日,作家出版社·如意读书会与惊蛰文化在京举办了主题为“抵达现实的路径不止一条”的新书分享活动,作家阿丁和刘汀携各自新作与读者见面,畅谈创作体会。

刘汀的《中国奇谭》中收录了12部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从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入手,着力描写了他们的挣扎与妥协,揭示出当代人深刻的精神困境与道德困惑。陈晓明、邱华栋在与作者对谈时表示,书中的12篇故事用超出现实的虚构来接近当代中国的现实,为读者

## 《斗蟋小史》折射社会生活情状

本报讯 近日,白峰创作的《斗蟋小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该书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收藏家马未都、出版家汪家明以及《斗蟋小史》作者白峰参加活动。

大家谈到,《斗蟋小史》爬梳出古人养蟋斗虫的历史脉络,从中透视社会变革、文化风情。对于早期史料匮乏期,作者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基本上厘定了斗蟋活动的起始上限。对于明清以来的斗蟋情

况,则运用大量史料梳理出其流衍和脉络,并解读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生活情状,可谓“一部微观的农业文明博物志”。作者白峰人文素养深厚,而且是养虫高手,写这样一本小书可谓得心应手。大家还提到,如果把白峰的《斗蟋小史》和王世襄的《秋虫六忆》参照互看则可能更有趣味,一个带有学术性,另一个充满生动细节,对认识斗蟋文化更有助益。

(小辰)

2017年8月,我们编辑部粗略统计了一下,《福建文学》平均每期收到的小说自由来稿大约是1500篇。数量之多,令我颇感意外。必须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小说好写的时代,在互联网信息大爆炸的当下,海量的奇闻轶事、八卦爆料、热点新闻等等,为小说的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肥料甚至是原料。小说家不出门,就有成吨的故事素材雪花般飘上门来,似乎菜都已现成,只等小说家撸起袖子烹炒即可出锅。但这又是一个小说不好写的时代,生活的丰富性、传奇性以及荒诞性远远超出了作家本身的写作想象,微博上的热搜话题很多时候比小说还更具看点和爆点。如果小说仍然只是充当生活的复述者和现实的呈现者,仍然沉迷于追求故事的吸引力和情节的跌宕性,那么读者为什么还要读这些小说,写作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每年的年终盘点,我们回顾一些期刊上发表的小说,印象深刻的恐怕很难过两手之数。经常有作者问,你们刊物喜欢登什么样的小说?我的回答是,印象深刻的好小说。但这仍然是个很模糊的概念。怎样才叫印象深刻,怎样才叫好小说?哥伦比亚著名诗人爱德华多·卡兰萨说得好:“如果无法让我热血沸腾,无法为我猛地推开世界之窗,无法让我发现世界,无法在孤寂、恋爱、欢聚、失恋时陪伴我忧伤的心,诗歌于我,何用之有?”我想,这句话同样可以作为好小说的注脚。好小说应该有好小说的样貌和气息,有好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小说选刊》2017年第10期推出的“迎接十九大·福建中篇专辑”为例,我们不妨一起来品尝下福建今年收获的“好小说”。

《小说选刊》“福建中篇专辑”选载了杨少衡、林那北、陈毅达、林筱玲、黄宁五位小说家的中篇,对福建老中青三代小说家队伍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和亮相,既是对福建小说家创作成绩的肯定与褒扬,也是对福建小说家未来的一种期许与展望。这几个福建作家的中篇小说,仿佛是一扇扇春天里打开的窗户,透过这些窗户,我们能隐约感受到闽派小说花园盛开的一派景象,或许品种还不够丰富,名花还不够众多,但其熙熙攘攘的生机足以令人抱有大期待。

《清澈之水》是杨少衡以迟可东为主角创作的“系列中篇”之一。目前已发表了5部,其他4部分别是《远处的雷声》《鱼类故事》《清澈之水》和《你可以相信》。这是一个成长型的系列中篇,按照时间顺序,第一部《把硫酸倒进去》原发在《福建文学》上,那时候的迟可东还是个县委副书记,到第四部《清澈之水》时已位居副市长之职。杨少衡的这个系列中篇几乎篇篇都被选载过,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

杨少衡写的虽然是官场小说,但如果读者抱着一股猎奇心、窥探欲来读他的小说,恐怕是会大失失望的,因为他的小说没有刀光剑影的官场争斗,没有惊心动魄的交锋情节。尤其是迟可东系列中篇,其核心故事有很多交叉、重复之处,进展缓慢,读者倘若一开始就抱着“快马加鞭看尽长安花”的心理,那么在故事性上是绝对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来了,小说不依靠故事取胜的话,那它吸引读者的秘密武器又是什么呢?米兰·昆德拉在谈论卡夫卡的小说时说:“要理解卡夫卡的小说,只有一种方法。像读小说那样地读它们。不要在K这个人物身上寻找作者的画像,不要在K的话语中寻找神秘的信息代码,相反,要认真地追随人物的行为举止、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想,想象他们在眼前的模样。”是的,杨少衡小说关注的重点,从来不是官场上的各种权力斗争和秘闻内幕,而是那一个个处在官场风暴中心的官员。你得“像读小说那样地读”这些官员,拨开故事暗流涌动的湖面,触摸那一块块在湖中或屹立或蚀化的人物礁石,读他们像刺猬一样敏感而多疑的心性,读他们像猫头鹰一样警惕而锐利的目光,读他们像蜗牛一样温柔而倔强的抗争。人物的魅力,才是杨少衡小说的最大魅力之处。

以迟可东为例,这个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英雄形象。在体制中的他,受到了太多的限制和束缚,他有过犹豫和彷徨,也有过妥协和自我保全。迟可东奉命接受了本市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其中治理的难点就是要拆除腾龙中心的养猪基地,然而这块养猪基地却偏偏是市委书记严海防的政绩工程。所以迟可东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一开始是想方设法要推卸任务。可以说,这是一个很不完美甚至是不太讨喜的主角人设。但比起那些在小说花园里端正摆好造型的高大英雄塑像,那些在野地里或摸爬滚打或悲喜交加的身影,难道不会更吸引你的目光吗?角色的不完美不讨喜,同时意味着他的更真实,因为真实,因为顺从内心,也许不完美,却会更鲜活。对于迟可东而言,在推卸任务不成无奈接受后,他明知所做的事很难对现状产生裂变的反应,但他依然挥起了“清理猪圈”的钢刀。“让河水清澈一点……它值得时而想想”,这是他做官为人的执念。他渴望能在官场体制和内心原则之间的高墙上凿出一个洞来,放点阳光进来,以此

## 小说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以《小说选刊》“福建中篇专辑”为例

□林东涵

来照亮人心这朵紧闭的花蕾。在迟可东这一矛盾体身上,闪现着作家洞察世情、叩问人心的艺术精神,以及静水流深般的文学魅力。

和杨少衡的“系列中篇”写法类似,黄宁《放声歌唱》的故事是承接他另一个中篇《无尽之路》(原发《福建文学》2017年第2期)继续发展的,何欢是两部中篇的共同主角。对于作家而言,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带来的小说效应,应该是最大化的。《放声歌唱》关注的是一群媒体从业者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危机。这是在电视台工作的黄宁熟悉的现实题材,也是年轻一代作家熟悉的都市场景,黄宁写得心应手,也写出了独特思考。小说以何欢的离职为故事线,串起了何欢、孟草、黄达、杨洋这四个水晶球,四个水晶球映射出不同的现实困境和情感诉求的光芒。当这些不同颜色的映射之光抵达读者心里时,却引起了同样的共鸣与感触——在现实的挤压下,在欲望的碾磨中,他们的困境和危机,何尝不是我们的困境和危机?小说从人物日常生活片段中发现细微的切口,像隐形的手术刀般剖开人物的内心世界,用不动声色的叙述写出了烽火硝烟般的效果。本雅明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个人的情感与体验,一旦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它往往又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共享体,能够让读者共同分担、享受,像盐溶于水般溶进了我们的人生图景里。黄宁对于这种既微妙又矛盾的情感表述,是我喜欢他小说的原因所在。

从叙述难度上来说,《放声歌唱》以四个人物分块独立叙述,这种扁平化的结构相对还是比较讨巧,以至于感觉人物的心理都挠到了痒点、痛处,但又痒得不过瘾,痛得不尽兴,小说整体的精神深度还是偏单薄了些。

如果说《放声歌唱》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流行乐,那么《南北货运》则是一曲豪迈纵横的长歌行。在湿冷的冬季读林那北的中篇《南北货运》,是一种享受,一种“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别样享受。我相信,当你合上书本,你也一定想起那个一根筋耿直到底的蠢笨陈酒月,想起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善良陈酒月,想起那个满腔热情冲云霄的热血陈酒月,他仿佛就像纸飞起来的蜡烛,燃烧在你的心里,驱散了你冬天里所有的寒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新闻铺天盖地、资讯唾手可得的今天,还要阅读小说的意义所在。《玫瑰之名》的作者艾柯说:“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停止阅读小说,因为正是在那些虚构故事中,我们试图找到赋予生命意义的普遍法则。我们终生都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而活。”《南北货运》里的陈酒月,用他那16岁瘦弱而挺直的身板告诉我们,为何出生,为何而活。

可以说,《南北货运》是一篇有情怀、有追求的小说。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众多题材中,很多小说都热衷于写情感的娱乐化、写欲望的物质化、写社会的阴暗化,甚至是什么题材越吸引眼球,就越积极挖掘,什么题材越狗血刺激,越要使劲用力写。小说向来不缺嘲讽或挖苦的眼神,不缺放肆或阴沉的笑声,却很少见温情动人的笑容。这篇小说的主角陈酒月,是一个从没出过远门的16岁懵懂学徒,在那个死人比吃饭还简单的战争年代,他不老实本分地当他的小学徒,却要去桔州帮老板讨债,他甚至连债主的名字都没弄清,就一往无前地上路了。这种一往无前,在今天看来是那么天真与憨傻,可又是那么可贵与稀有。我相信,林那北在陈酒月身上倾注了她一直以来想表达的东西,比如美好,比如善意,比如温暖,这些东西是我们传统人情小说里,曾一直葆有如今却渐渐凋零的特质。不是只有悲剧才能吸引泪水,不是只有苦难才能引发共鸣,在很多作家专注于描摹社会现实和精神欲望的黑暗面的今天,林那北反其道而行地塑造了一个热血仁义的少年游侠,令人感动。

在信息爆炸性的当下,小说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小说如何有别于眼球效果十足的新闻报道?如何不是简单地复述生活照搬现实?如何不让没有难度的故事取代小说的精神意义?我为,一篇好的小说,不仅需要有外在的故事情节张力,更要有内省的剖析人性眼光,以及把这内外结合恰当表达出来的叙事技巧。陈毅达的《童话之石》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样本。小说的叙述很有画面感:主人公刘晓妮意外得知,早已失联多年的初恋在想方设法地找寻自己,面对庸俗不堪的婚姻现实,美好的青春回忆,重新燃起了她对爱情的幸福幻想。就仿佛一个常年定居在江南水乡的北方人,在黄昏时节突然遇到了一场大

雪,那雪如此久违、如此迷人,令她一下子变得激动不安却又不知所措。她迷恋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悸动,却对雪融化之后的肮脏始料未及,更受打击的是,这场重逢的大雪还没过冬就已停歇。

我们可以看到,在作者步步紧逼的笔下,主人公刘晓妮的内心就仿佛年久失修的灰墙,在旧情复燃的雨水侵蚀下,一点点地剥落掉身上的漆,露出内心那摇摇欲坠的砖瓦。作者把中年人的这种家庭、婚姻以及情感上的各种针刺都挑露出来,它很普遍地存在,却又异常的扎眼。一不小心,就是鲜血淋漓,就是伤人伤口。如何在故事紧紧围绕着的坚硬外壳下,发掘出丰富又复杂的人心内核,这是每个小说家都应该追求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欲望和生活经验的表面描摹上,而是通过看似琐碎的细节、螺旋梯似的情节,把人性、情感的极端一点点地逼露出来。《童话之石》用明暗交织的笔法,不仅写出了玉石般美好光润的童话爱情,更写出了石头般坚硬的庸俗现实和人心。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这种复杂性尤其体现在对人心世界的描摹和刻画上。

林筱玲的《杨柳依依》同样体现了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个小说家如果想如摄影家一样,在旅途中拍摄出与众不同的风景,那么,他的选择就肯定不会是一条庸常或就近的道路,而是要循着心灵溢出的光线,寻找曲径通幽的路口,去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暗角,去发现那些被人忽视的隐秘。这也是林筱玲在《杨柳依依》里所极力要表现出来的。

《杨柳依依》采用了藤牵蔓绕似的双线叙述方式,以镜面倒影的方式,通过一些相关联的细节片段和情感回忆,把主人公阮映的现实和过往进行了拼图还原。小说里恰到好处的闪回情节,就好像叙述的列车在行进过程中适时地停靠岁月站台,钩沉起那些遗落在时光里的角色。小说充分体现了作者身为女性的敏感和细腻,对于女主人公的心理波动和情感嬗变,都描写得十分精细入微。一路跟随这些水分饱满的文字,我们会发现,作者不仅赋予了角色充沛的情感和强烈的爆发力,还赋予了让角色操控我们情感的特殊能力,让我们跟着角色一起悲欢,一起哭笑。这是优点,但有时可能会成为缺点。或许由于小说在人物情感上的用力过度,而故事的推进力却略显不足,导致整个小说读起来有些沉闷和失重,小说的结尾也显得“作”的痕迹比较明显。

今天的小说,已经远不能满足于叙述一个情节好看的故事了,也不能一味去迎合商业和流行的趣味,更不能只是一种商业利益上的快餐式消遣。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小说应该有小说的好样貌,有小说的大追求。这既是在作为一名编辑的守望,也是身为一名读者的希冀。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已经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小说不可谓不成熟,但是每篇小说的面目却都有兄弟般“熟悉的眉眼”,原因就在于他找到了一条小说成功的捷径,并乐于去复制它。这种“写得很溜”“写得很顺”的成功,在我看来是相当值得警惕的。

欣喜的是,我在这个“福建中篇专辑”里尤其是几位成熟作家的身上,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警惕。杨少衡的“迟可东系列中篇”,从构思和写法上都力求能与他之前的官场小说有所区别;林那北《南北货运》里的陈酒月形象,不同于她上一部中篇小说集《锦衣玉食》的任何一个男女形象;相比起《三色玫瑰》,陈毅达在《童话之石》里对婚姻和情感的思考显然也更为深邃和有力。对于写作惯性的警惕,对于小说成功模式的警惕,使得作家必须对他的创作进行总结和反省,并做出一些改变和突破。但这种改变和突破是有风险的。正如杨少衡在创作谈里所说的:“我看到了两种反映,彼此截然不同。有文友认为是突破之作,也有朋友认为硬伤明显,很不成功。”对于那些写法已经较为成熟的作家来说,有争议有时反而是更大的成功,因为这意味着他在写作上的不满足,他的求新求变。我以为,这种求新求变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应该具有的品质,也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应该具有的抱负。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说道:“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期待福建小说家们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就像明年的春光总是更美好。

## 两岸诗共叙同胞情

本报讯 2017年12月16日至23日,由祁人、李犁、周占林、陆健、杨泥、杨海蒂、姚江平等17人组成的诗歌采风团走进宝岛台湾,与台湾诗人共叙一衣带水的同胞情。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颁发由全国诗歌报刊网络联盟主办的“百年新诗贡献奖”。诗人余光中获得“创作成就奖”,诗人们在颁奖会上集体吟咏《乡愁》,表达对这位刚逝世的诗人的哀思。12月22日,在台北举行了另一场颁奖典礼,《创世纪》诗刊创办人张默获得“百年新诗贡献奖·编辑贡献奖”。

活动期间,海峡两岸的诗人们一边采风一边交流,希望通过诗歌呈现两岸诗人一家亲的和谐美好。

(欣闻)

## “毛泽东颂”诗书画征稿评奖揭晓

本报讯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4周年,2017年12月23日,由中国书画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届“毛泽东颂”原创诗书画征稿评奖揭晓暨朗诵会在京举行。萧鸣、杨宪金、杜天清、孙健、石祥、朱先树、晨崧、郭方言等与会。此次活动共评出华语诗歌终身成就奖、特别奖、年度大奖、新锐奖、杰出奖、桂冠诗人奖等多个奖项,对诗人们在诗歌写作和评论、书画创作等方面的成绩予以褒奖。与会者深情朗诵了部分诗歌新作,表达了对毛泽东同志的缅怀敬仰之情和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王觅)

## 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定档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进口、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好莱坞犯罪动作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发布先导海报,并宣布在中国内地定档1月26日正式公映。《24小时:末路重生》由美国演员伊桑·霍克与中国演员许晴领衔主演,讲述了职业杀手特拉维斯得知犯罪组织的惊天阴谋后,在华裔国际女刑警警的指引下,决定用自己仅剩的24小时生命重新设置任务目标、直捣组织“老巢”的故事。影片中,惊险刺激的打斗场面和公路急速追击的拍摄对演员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战。

(王觅)

用文学连通真实与想象